

Wh 诗路花语

## 母女俩

■ 冷霜

太阳很大，但近来她的脸上总是阴天。它曾经很光滑，先是岁月的早冰场，后改作化妆品的小公园。她冷静地看她女儿的一招一式，比旁边的的母亲们更加老练，心里却盘算着回去买菜和做饭的时间。

“滑吧，别怕，慢点”，为什么微笑就像系紧在冰鞋里，又如何优雅地将你小脚不可控制地推向终结？远远地，向松弛的双臂张开双臂。火车呼啸，带走阴影。下午还长，你健康的肤色以后会使你忧愁。

## 三月

■ 郑文秀

所有的窗户已打开  
房间里，摆满装盛  
阳光的陷阱，马路上的  
流行色，一露脸  
它们的慷慨，那些  
不速之客，瞬间沸腾  
太阳不再内向，它的棱角  
把交错的草尖，谱度为  
另一种花朵，随风招展

世界在早晨就开始破碎  
让晶莹的露珠，在枝头  
做完一生的恋爱，昨夜的婚床  
在解冻，给盛大的场面  
开一场蓝色的交响乐

正如惊艳的大地，在涟漪中  
赋予的梦境，那种曲折中的美丽  
如人生逾越悲伤后，绽放的  
完美的幸福表情

我此刻关心的三月，那些  
流动的大地之魂，诞生于  
暗香的内心，为每一个人  
赋予了一场奢侈的绝唱

## 给你，海子

■ 骆家

洲仔岛，我喜欢你如你  
但我一直把你当加井岛眷养  
就好像我暗恋一颗象腿树  
却与她的绿帽子无关

错把异乡当故乡流连  
还丢掉了数不清的清晨  
海子，是否把你的枕木当舟  
才知道你的爱你的伤

在三月的末日空旷也荒芜  
日晕印在天空的中央  
“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野花一片”  
三更雨绝对是一种吉兆

## 暮色

■ 陈不晚

暮色，是一支归乡的小曲  
我们的一生都在归乡的途中

在时间一般强大、永恒的天空下  
我们的路途是一株矮小的树  
看似静止，却是暗自在向上

向上  
在树心搭建一圈圈旋转而上的阶梯  
向上

不是去奔赴一场夕阳的黑暗落幕  
而是去迎接一轮明月的荣光新生

## 五律·

## 春游昌江赏木棉花

■ 陈奋

南岛春微暖，红棉细比花。  
云虬游岭表，火凤舞林冠。  
地设连枝约，天酬簇蒂欢。  
可知相与意，回景复盘桓。

投稿邮箱  
hnrbwxb@163.com

Wh 名家翰墨

## 风景深处

■ 惠思

一处风景成为商品，事情热闹起来。无论把某地冠以多么辉煌的文化与历史，不能只看那口黝黑潮湿的山洞吧？不能只看那堆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石头吧。于是人们把通往那个洞口、那堆石头的路建得阔大无比，一座金碧辉煌的大门，另加曲径通幽绿树成荫流水潺潺，真是目不暇接，美不胜收。虽然尾大不掉，无论如何，皇冠上最耀眼值钱的还是那颗居顶的明珠吧？不过，我们确实遗漏了风景深处的某些东西，比如文昌东郊椰林曾有过的浓浓的生命周期。

第一次到东郊椰林是一九八五年，荒芜一片，现在百莱玛度假村的地方，蹲着一个烧石灰的灶，地老天荒，千年前就是这样美丽的地方。水天相接的浩瀚大海，亿年涌动的纯净海浪，沙滩一排排长满藤蔓的船木，让时光抚摸得像瓷器光滑的贝壳残片……惊心动魄，让人遐想翩翩。椰林延绵几十里，细长的椰树探身海面，斜斜插在波涛之上，好像要搁一口南海的水；它们的羽叶翻飞剪动，发出噗噗的响声，把阳光剪得金子一样碎，撒满天空、陆地。

一只精壮的公鸡不怕，迎着逃散的孩子走来，跳上一棵海棠，看看

啾啾，然后跳下，低头上寻找，接着发出清脆的咕咕声。椰林各处奔出好些小母鸡，五颜六色、争先恐后抢到公鸡跟前。地上没有吃的，哪怕一只白蚁！公鸡是骗子，骗子、骗子！小母鸡立正，接着转身就走，公鸡奋力起来，一啄啄住小母鸡的头冠，一双大爪上了身，小母鸡蹲下，公鸡弓背垂臀事便成了；公鸡跨下来，得意洋洋，炫耀地张开双翅，倾斜身子绕着落魄的小母鸡跑碎步，咯咯地叫。

这些动作像极了某些民族舞蹈，或者倒过来说，那些舞蹈像极了公鸡的动作，那些甩手与跨步是奔放与豪迈的人类情怀。在东郊椰林看了公鸡得意的一幕，知道人类是怎样向动物学习，把它们的举动触入艺术。如果说这事有点形而上的话，那下的也有。现在老农师善于给学生性启示，让鸡来教好了；顺便一堂安全课，有些人的比唱的好听，像那只公鸡叫的比蚯蚓还美；人不好贪吃，像那只小母鸡，无论男孩女孩，不动脑筋要坏事。

鸡的事刚完，呼噜呼噜走来老母猪。老母猪十多只乳头拖地上，沙子被梨开，一条深深的犁痕从椰林深处

朝海边开来。老母猪选卧在倒地的椰树下，十多只胖呼呼的小猪在妈妈身上乱拱乱翻，吭哧吭哧吸起奶来。杨丽萍的《云南印象》歌舞剧就有这样欢乐而艰难的生命图像，有人唱：没有女人地就荒谬，没有女人男人就病魔……这些歌吟没东郊椰林老母猪形象：生命是艰难的，快乐是从牺牲里长出来的……一群孩童在看，稍点拨他们，他们就知道了。不但少年要看，青年要看，中年人也要看，你再老没你父母老吧！老年人也要看，世界就是这样，奉献带着无奈，眼泪、汗水与叹息都是值得的。

现在的风景区，不可能容得下木船作坊，不可能允许鸡群乱跑乱跳，不可能宽容脏兮兮的大猪小猪。我们看到了金碧辉煌、曲径通幽与潺潺流水——任何地方都可看到的有条不紊的风景，孔方兄与金哥哥的杰作啊！能与阳光和大气的创造相比吗？

俱往矣，东郊椰林的风光不再……东郊椰林的公鸡母鸡还在吗？母猪与小猪还在吗？看是一种心情，没了海风椰韵，没了浪花与金色沙滩，鸡就是鸡，猪就是猪，有啥好看？

Wh 小说

## 想发财的一叔

■ 吕敦楚

二叔那年考上中专，是村里第一个跳出农门的人。见村人都夸二叔有出息了，爷爷和奶奶就笑得合不拢嘴。

两年后，二叔被分配到濒临倒闭的味精厂。厂里有点门路的人都飞了，可二叔飞不走。二叔在要死不活的厂里当了近十年的财务科长，家里却一直是穷得叮当响。

这天，邻村的光棍汉大牛来找二叔，说是想跟二叔合伙做耕牛生意。二叔见本钱不多，就在厂里借支了一万元。三个月后，大牛就给了二叔一万五。后来又做了几次耕牛生意，二叔又赚取了一万。

再后来，大牛说贩木材利润大。二叔想都没想就说，要多少本？大牛说本大利大，少说也得十万元。二叔偿到了甜头，犹豫片刻道，成，我现在就给你去开现金支票。

转眼过了三个月，大牛却没了音讯。二叔找到厂长，谎说二婶病了，要回家照料几天。

二叔发动亲朋好友，找了一个多月，也没见到大牛的影子。二叔这才感到大事不妙。果不其然，二叔一到厂里，就被检察院的人带走了。

二叔坐了三年牢，患了严重的风湿症，回到村里时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。二叔被开除了，没了工作，家里更是雪上加霜穷困潦倒。

二叔干不了田地里的重活，但他仍不死心，总想做些生意发点小财。

我每次回村里，见二叔不愿下地，总让二婶一个女人忙里忙外，就劝二叔，你既没本钱，又缺心眼，还做啥子生意嘛？你还是在家里安安心心多帮帮二婶，也好让二婶喘口气。

二叔吸着劣质烟，闷闷不乐道，我也想在家里多帮你二婶，可在这几亩薄田里就根本刨不出多少食来。见二叔像头犟驴，于是我就跟二婶“筑巢”，你可千万别再让二叔跟人家瞎混，人穷只能吃补药，吃不得一点下药啊，要是再让人给坑了，到时眼泪都没得流哇。

二婶叹了一口气，抹着眼泪道，你是俺村里拿主意的人，你二叔连你的话都不听，他还听我的吗？哎，真没想到，你二叔竟变成一个游手好闲、没心没肺的人！

快到过年时，我正在单位加班，二婶突然风风火火来找我。二婶刚落座，就哭着告诉我，说强子要废了我二叔。强子这人我认识，是邻村出了名的混世魔王，没人敢缠无人敢惹。听父亲说，强子这几年靠坑蒙拐骗了不少不义之财。

我忙说，二婶，你别哭，告诉我到底是咋回事？强子这样的村霸，村人见了他唯恐躲避不及，二叔咋就惹火烧身呢？二婶说，前些天，有个大款模样的男子到村里来，说是要收购银元，问村里有没有？大款跟你二叔留了电话号码，说以后要是知道有人家有，就打电话给他。过了两天，还真有人兜售银元。当时金贵、柱子、东瓜他们都在场，说转手就可以赚取两万块哩，这生意要是不做，岂不傻到家了？于是四个人商定每人凑两万把这袋银元给盘下来。你二叔一急，就找强子借了两万元的高利贷。没想到这袋银元全是假的，现在强子硬逼着你二叔还钱。

借债还钱天经地义，这可真是件棘手的事情啊。见我在办公室里来回地踱着步方，二婶说，急死我了，你快跟我拿主意呀。

我把烟头一掐，斩钉截铁道，那就让强子把二叔废了吧！要是把二叔手脚打断了，强子不但要出医疗费，而且还得付精神损失费。要是强子把二叔打瘫了，那强子就得养二叔一辈子，看谁划算？

春节过后，学校开学了。我惦记着两个堂妹是否有钱上学，就给父亲打了个电话。父亲说，你放心吧，你两个堂妹都上学了，你二叔现在乡中学看门，六百块钱一个月哩。

我知道乡中学看门这工作，是不容易得的，大惑不解，问是谁帮忙找的？父亲说，还有谁？强子给找的呗，强子要你二叔每月还他三百。那天你二婶把你的话带给强子，强子当场就给镇住了，高额的利息也不要了。

这天下班，在街上偶然碰到强子。我迎上去，笑呵呵地说，强子，谢谢你给我二叔找了份不错的工作。

不料强子怒目而视，凶巴巴道，算你狠！你真不愧是村里拿主意的人！

其实买卖假银元的骗子是我的两个朋友装扮的，在电话里我也一再叮嘱金贵、柱子、东瓜他们一定要守口如瓶。我之所以在父亲和二婶面前也隐瞒实情，还不是怕强子逼债时，父亲和二婶表现不出惊恐万状，而让二叔看出破绽，不然二叔又要继续在外面瞎逛，又要异想天开指望哪一天馅饼砸到他的头上。

Wh 动物档案

## 蛇

■ 严敬

有一种蛇，浑身赤红色，缀有黑色斑纹，很像从泥里挖出的桑树根，因此，我们叫它桑树根蛇，它的毒性很大，孩子们都远远躲着它。

夏天，它进村，在墙脚下游走，携带一团阴影，空气凉丝丝的。墙脚本来是癞蛤蟆的地盘，一条桑树根蛇缓缓进入，癞蛤蟆眼尖，变得很有礼貌，急忙退避一旁，给客人让道。它知道蛇不会同它争地盘，不过是借道而已。桑树根蛇沿着墙脚往上爬，它的身子贴在墙壁上，之后，它的头攀上窗户，身子一点点滑入房舍。它有很多的好奇，住在屋子里的人都干什么呢？趁着黑夜，它摸进屋来看一看。它不知道，这时候，容易发生意外，说不定它会吓着人，同时也被吓一吓。

桑树根蛇会上房，有些麻雀把窝安在屋檐的瓦楞下，这些麻雀将有很大麻烦，桑树根蛇要拜访麻雀窝，而且要享用小麻雀。受益的蛇不肯马上离开，它盘踞在麻雀窝里，指望老麻雀回家过夜。

还有一种蛇，叫土地婆，刷毒，水牛让它咬一口，立死无疑。它的颜色与泥土一般无二，它的叫声像鸡鸣。一天清晨，老栓叔下地，那块刚收了油菜的地离村子有一里远，但奇怪的是，站在地头上，老栓叔听到周围都是鸡鸣，睁眼瞅瞅，身边没有一只鸡。老栓叔一时有点糊涂，突然，他明白了，他身边有一群土地婆蛇，它们可能正在表演合唱，也有可能正在开会议事，而他误入了它们的会场。老栓叔没有慌，他不声不响往回倒着走。

夏天一过，许多事情要收场，蛇要回到泥土睡觉。冬天，村里人兴修水渠、平整土地，时不时挖出一两条蛇，这些蛇也像窝安在屋檐上的麻雀，选错了睡觉的地方。它们快要冻僵了，放它们走也走不动。其中有土地婆蛇，夏天它快如闪电，眼下却像一块泥疙瘩，动弹不得。

Wh 天涯履迹

## 在什寒

■ 莫晓鸣

什寒是海南琼中一个黎族苗族同胞共居的村寨。那天清早，两辆中巴车从琼中县城出发，不久便在山路上绕来绕去，大约两个多小时后，这座海拔八百多米的村庄才呈现在眼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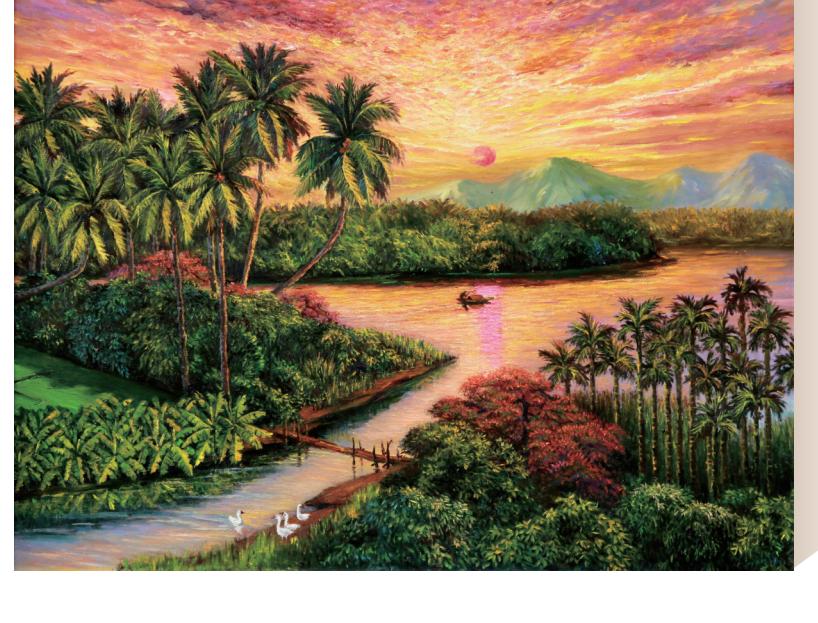
因远僻深山，这里曾经是一座与世无争的村庄。村民们日出而做日落而眠，世代差不多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，甚至许多人一辈子都没走出过大山。过去这里外人更是罕至，若谁家来了一个陌生人，几乎要成为全村的新闻，马上会引来众多好奇者围观。

就是这样一座闭塞贫穷的村落，经过政府出钱出力改造，它已焕然一新。什寒村藏身在黎母山和鹦哥岭之间的高山盆地，它是海南海拔最高的村庄之一。这里森林茂密，绿被四季，村庄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，恍若天上人家。村子里住着五百多个黎族苗族同胞，树影疏摇，鸡犬相闻，他们世代安居在幽静祥和的乡野图景里。村子的东、西、北三面都是纵深的天然林，举目眺望，如列兵布阵的威武士兵，它们成为什寒村与喧嚣外界隔离的天然屏障。这面圆围拢的天然林使什寒常年气候温和，雨量充沛，被誉为“空气维生素”的负氧离子的浓度在这里每立方厘米不低于四万个，整个村庄变成一个优良的天然氧吧。改造工程让这座沉寂古旧的村庄换了新颜：铺了水泥路、挖好的鱼塘上搭了栈桥、建了民族歌舞广场，还帮村民装修了用来经营的乡村客栈。一个原始村落日新月异的蜕变，与天然氧吧的美誉相得益彰，什寒终于跻身“中国最美十大乡村”，成为都市人暂时远避尘世喧嚣的首选之地。

我在悠长的村巷里闲逛。路面很干净，没有村路常见的禽畜粪便横陈。几乎每家每户临巷的墙壁都刷白了，五彩缤纷地画上了村民劳作、生活和爱情的图景，逼真而生动地告诉每一个外来者，他们的生活方式，他们的幸福，总有那么一点点与众不同。有许多户人家的门口，都架起简易的摊位，排列的物品有蜂蜜、糯米酒、佛珠手串，甚至有一小节珍稀的花梨木。摊主一般是这家的主妇或女儿，她们满脸笑意地望着每一个经过的陌生身影，生意再清淡，也没能磨灭她们诚恳而明亮的眼神。还有几家门前故意做了个高大方正的门框，涂上惹眼的色彩，边上斜插一面“某某农家菜馆”的小旗，便成了一个品味乡之所。只见菜馆木门大开，旗在风中舞，似向四方来客热情招手。

我和几位朋友重返村口，找了一家庭院式茶坊坐了下来。茶坊依山而建，居高临下，透过周边垂挂的枝叶，就能将整座村庄尽收眼底。这是一座山山水水簇拥的村庄，不知每一个来这里的人用眼睛看的时候，是否也用心在读。我想，大概山水滋养出来的心灵独特有异，所以这里的人不急不躁，什么时候都端着一副和平的面容。

在什寒待了几天，它的山水田园稀释了我的一些情绪，让我感到舒心。临上车，我向这座绿意葱葱的村庄摇了摇头，却不像作别，它的每一片绿意，都在我心里存着，不可能与我作别。

《万泉河晚霞》(油画)  
陈德雄作

## 回老家

■ 苏文道

以前，我的老家偏僻落后贫穷，离开后就一直不太想回去。去年8月，在外工作了四十年的我退休了。办完手续，我就回老家住，一住就是一个月，妻子催了好几次还不想出来，因现在老家住的比城里还舒服。

我的老家是在海口市羊山地区的一个名叫坡训的小山村，属于火山岩地貌，石头多水源少，难于耕种，儿时看到大人劳作非常辛苦。

当时，最令我们村头痛的是交通不便，村里很少有外人进来，甚至抗战时期日军明明知道我村藏有共产党机构人员，想围剿都没法进村，只能用飞机来轰炸。我们村原进出村的道路，都是由大小厚薄不一的石块铺成的山间古路，路边灌木杂草丛生，两个人并行都有点困难，牛车就更不能走了，迎亲送货全靠着人抬挑，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都没变过，所以修路成了我们村乡亲们的最大诉求。在我当生产队长近一年的任期里，曾发动乡亲们出工投劳，辛苦修建近半年时间，硬是将古山路扩修成一条3米多宽的土公路，才可以拉牛车，骑单车。

1977年恢复高考后，我考上了大学。毕业后，被分配在海口工作。那时不论工作环境还是生活条件，与老家相比，都是天壤之别。每次从海口回老家，我都有从现代都市到原始山林的感觉。除了清明和春节，其余时间我很少回去。

虽然不想回，可我心里还是挂着老家，时时关注它的变化。大约从2000年起，政府相继为我们村拉电网，挖深井，建水塔，还修建了水泥路。特别是近几年，有外商来村里租地寻求合作，村里出去打工的青壮年大都返乡创业，加上修建环市高速公路征用到我们村的土地。村民开始有钱了，有钱的村民首先是建房子，原来用石块垒起来的老矮的小瓦房，如今大多变成了新楼房，每家新楼都有一个庭院，在大树的环绕下舒适怡人。老母亲虽然已八十多岁，也学着人家盖起了一座二层小楼。

去年，政府建海口市沙坡水库森林公园，开一条柏油单车慢道通过我们村，一到晚上太阳下山，路灯就自动亮